



楚辭後語卷第四

登樓賦第二十一

登樓賦者魏侍中王粲之所作也歸來
子曰粲詩有古風登樓之作去楚辭遠
又不及漢然猶過曹植潘岳陸機愁詠
閑居懷舊衆作蓋魏之賦極此矣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
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
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臯隰之沃

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敵野。黍稷盈。疇
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紛濁
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
孰憂思之可任。馮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
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
迤以脩迥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擁隔
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歎
之歎音。鐘儀幽而楚奏兮。莊鳥顯而越吟。人
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惟日月之逾

邁兮。俟河清乎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
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
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
而竝興兮。天慘慘其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
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閒其無人兮。征夫行而
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惜惻。循階
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胷臆。夜參半而不寐
兮。悵盤桓以反側。

歸去來辭第二十二

歸去來辭者晉處士陶潛淵明之所作也。潛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嘗爲彭澤令，督郵行縣，且至吏白當束帶見之，潛歎曰：「吾安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耶？」即日解印綬去，作此詞以見志。後以劉裕將移晉祚，恥事二姓，遂不復仕。宋文帝時，特徵不至，卒謚靖節徵士。歐陽公言：「兩晉無文章，幸獨有此篇耳。」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其尤然切蹙之病云。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童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盃。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

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憇時矯首而遐觀雲
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
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
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
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
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
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
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
宇內能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

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
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
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何疑

鳴臯歌第二十三

鳴臯歌者唐翰林供奉李白之所作也
白天才絕出尤長於詩而賦不能及魏
晉獨此篇近楚辭然歸來子猶以爲白
才自逸蕩故或離而去之者亦爲知言
云

若有人兮思鳴臯阻積雪兮心煩勞洪河凌
兢不可以徑度冰龍鱗兮難容舳邈仙山之
峻極兮聞天籟之嘈嘈霜崖縞皓以含脊兮
若長風扇海湧滄溟之波濤玄猿綠巖譙談
岌危咆柯振石駭膽慄鬼羣呼而相號峯崢
嶸以路絕挂星辰於巖壑送君之歸兮動鳴
臯之新作交鼓吹兮彈絲觴清泠之池閣君
不行兮何待若返顧之黃鶴掃梁園之羣英
振大雅於東洛巾征軒兮歷阻折尋幽居兮
越巘岨盤白石兮坐素月琴松風兮寂萬壑
望不見兮心氤氳羅冥冥兮霞紛紛水橫洞
以下淥波小聲而上聞虎嘯谷而生風龍藏
谿而吐雲寡鶴清唳飢鼉嘖呻塊獨處此幽
默兮愀空山而愁人雞聚族以爭食鳳孤飛
而無鄰蝦蟇嘲龍魚目混珍嫫母衣錦西施
負薪若使巢由桎梏於軒冕兮亦奚異乎夔
龍蹙躡於風塵哭何苦而救楚笑何誇而却
秦吾誠不能學二子沽名矯節以耀世兮固

將棄天地而遺身白鷗兮飛來長與君兮相親

引極第二十四

引極者唐容管經略使元結之所作也
歸來子曰結性耿介有憂道閤俗之意
天寶之亂或仕或隱自謂與世聾牙故
其見於文字者亦沖澹而隱約譬古鐘
磬不諧於里耳而詞義幽眇玩之翛然
若有塵外之趣云

天曠漭兮杳泱茫氣浩浩兮色蒼蒼上何有
兮人不測積清寥兮成元極兮靈且異思一
見兮藐難致思不從兮空自傷心慙勞兮意
惶懷思假翼兮鸞皇乘長風兮上班揖元極
兮本深實餐至和兮永終日

山中人第二十五

山中人者唐尚書右丞王維之所作也
維以詩名開元間遭祿山亂陷賊中不
能死事平復幸不誅其人既不足言詞

雖清雅亦萎弱少氣骨獨此篇與望終
南迎送神爲勝云

山寂寂兮無人又蒼蒼兮多木羣龍兮滿朝
君何爲兮空谷文寡和兮思深道難知兮行
獨悅石上兮流泉與松間兮草屋入雲中兮
養雞上山頭兮抱犢神與棗兮如瓜虎賣杏
兮收穀媿不才兮妨賢嫌既老兮貪祿誓解
印兮相從何詹尹兮可卜

山中人兮欲歸雲冥冥兮雨霏霏水驚波兮
翠管靡白鷺忽兮翻飛君不可兮褰衣山萬
重兮一雲混天地兮不分樹曉暝兮氛氲猿
不見兮空聞忽山西兮夕陽見東臯兮遠村
平蕪綠兮千里眇惆悵兮思君

望終南第二十六

望終南者王維之所作也

晚下兮紫微悵塵事兮多遠駐駟馬兮雙樹
望青山兮不歸

魚山迎送神曲第二十七

魚山迎送神曲者王維之所作也

坎坎擊鼓魚山之下吹洞簫望極浦女巫進
紛屢舞陳瑤席湛清醕風淒淒兮夜雨神之
來兮不來使我心兮苦復苦紛進拜兮堂前
目眷眷兮瓊筵來不語兮意不傳作暮雨兮
愁空山悲急管思繁絃靈之駕兮儼欲旋修
雲收兮雨歇山青青兮水潺潺

日晚歌第二十八

日晚歌者唐著作郎顧况之所作也况

詩有集然皆不及其見於韋應物詩集
者之勝歸來子錄其楚語三章以爲可
與王維相上下予讀之信然然其朝上
清者有曰和爲舟兮靈爲馬因乘之觴
于瑤池之上兮三光羅列而在下則意
非維所能及然他語殊不近故不得取
而獨采此篇亦以爲氣雖淺短而意若
差健云

日宵宵兮下山望佳人兮不還花落兮屋上

草生兮階間日日兮春風芳菲兮欲歇老不
可兮更少君胡為兮輕別

復志賦第二十九

晁氏曰復志賦者唐文公韓愈之所作也其自叙云愈從隴西公平汴州其明年七月有負薪之疾退休于居作復志賦以唐書考之隴西公蓋董晉也漢仲舒之後自廣川徙隴西云初元貞十一年宣武李萬榮死李迺作亂元貞十一年始奏愈觀察推官晉受命節度宣武軍汴惟恭謀亂晉覺之械送京師軍乃安愈叙稱明年則貞元十二年也蓋愈自傷幼學既壯而弗獲思復其志以晉知已欲去未可云

居悒悒之無解兮獨長思而永歎豈朝夕之
不飽兮寧冬裘之不完昔余之既有知兮誠
坎軻而艱難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
遷凌大江之驚波兮過洞庭之漫漫至曲江
而乃息兮逾南紀之連山嗟日月其幾何兮
攜孤嫠而北旋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
江之南始專專於講習兮非古訓為無所用
其心窺前脩之逸迹兮超孤舉而幽尋既識
路又疾驅兮孰知余力之不任考古人之所

佩兮閱時俗之所服忽忘身之不肖兮謂青
紫其可拾自知者爲明兮故吾之所以爲惑
擇吉日余西征兮亦既造夫京師君之門不
可逕而入兮遂從試於有司惟名利之都府
兮羌衆人之所馳競乘時而附勢兮紛變化
其難推全純愚以靖處兮將與彼而異宜欲
奔走以及事兮顧初心而自非朝騁驚乎書
林兮夕翱翔乎藝苑諒却步以圖前兮不浸
近而逾遠哀白日之不與吾謀兮至今十年

其猶初豈不登名於一科兮曾不補其遺餘
進既不獲其志願兮退將遁而窮居排國門
而東出兮慨余行之舒舒時憑高以迴顧兮
涕泣下之交如疾洛師而悵望兮聊浮遊以
躊躇假大龜以視兆兮求幽貞之所廬耳潛
伏以老死兮不顯著其名譽非夫子之洵美
兮吾何爲乎浚之都小人之懷惠兮猶知獻
其至愚固余異於牛馬兮寧止乎飲水而求
芻伏門下之默默兮竟歲年以康娛時乘間

以獲進兮顏垂歡而愉愉仰盛德以安窮兮
又何忠之能輸昔余之約吾心兮誰無施而
有獲嫉貪佞之洿濁兮曰吾其既勞而後食
懲此志之不脩兮愛此言之不可忘情怛悵
以自失兮心無歸之茫茫苟不內得其如斯
兮孰與不食而高翔抱關之阨陋兮有肆志
之揚揚伊尹之樂於畎畝兮焉富貴之能當
恐誓言之不固兮斯自訟以成章往者不可
復兮北異來今之可望

閔已賦第三十

晁氏曰閔已賦者韓愈之所作也愈去
汴州依武寧張建封辟府推官以鯁直
稱後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
怒貶山陽令時貞元十八年也憲宗即
位始召為國子博士稍遷職方員外郎
生論柳澗事復為博士愈才高數出官
頗自傷其不遇故此賦云就水草以休
息兮恒未安而既危君子有失其所兮
小人自有得其時蓋思古人靜俟之
義以自堅其志終之於無悶云

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伊時勢而則然獨閔閔
其曷已兮憑文章以自宣昔顏氏之庶幾兮
在隱約而平寬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乃嗟

嘆其賢惡飲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願神而保
年有至聖而為之依歸兮又何不自得於艱
難曰余昏昏其無類兮望夫人其已還行舟
楫而不識四方兮涉大水之漫漫勤祖先之
所貽兮勉汲汲於前脩之言雖舉足以蹈道
兮哀與我者為誰衆皆捨而已用兮忽自惑
其是非下土茫茫其廣大兮余壹不知其可
懷就水草以休息兮恒既安而既危义拳拳
其何故兮亦天命之本宜惟否泰之相極兮
咸一得而一違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得
其時聊固守以靜俟兮誠不及古之人兮其
焉悲

別知賦第三十一

晁氏曰別知賦者韓愈之所作也愈論
宮市貶山陽之明年則歲癸未也時揚
儀之為湖南友使以使其來愈愛儀之
謂智足以造謀才足以立事忠足以勤
上惠足以存下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
學宜其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
也以此宣州李博崔羣賓主謂非已以
為邑長於斯而媚夫人者也以送揚歸
湖南序考之愈自謂知儀之後而復志
為此賦不知與閔已孰先後而復志閔

已愈自道也故以先別之耳

余取友於天下將歲行之两周下何深之不
即上何高之不求紛擾擾其既多咸喜能而
好修寧安顯而獨裕顧阨窮而共愁惟知心
之難得斯百一而為收歲癸未而遷逐侶蟲
蛇於海陬遇夫人之來使闢公館而羅蓋索
微言於亂志發孤笑於群憂物何深而不鏡
理何隱而不抽始參差以異序卒爛漫而同
流何此歡之不可恃遂駕馬而迴輶山礧礧
其相軋樹蓊蓊其相膠雨浪浪其不止雲浩
浩其常浮知來者之不可以數哀去此而無
由倚郭郭而掩涕空盡日以遲留

訟風伯第三十二

晁氏曰訟風伯者韓愈之所作也旱以
諭時澤不下流風以此比小人實為此厲
雲以媿君子欲施而不可得以夫為此
厲者間之也此楚辭也而近詩投界有
吳之義故繫
之於此云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
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寧

寶兮將墜。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閔其光兮不關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醜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嗟爾風伯欲逃其罪。其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

弔田橫文第三十三

晁氏曰弔田橫文者韓愈之所作也。愈有大志不為世知。故行經橫墓感其義。傷時思古慨然。有酒祭橫為文以弔之。有。橫安足道哉。故其言曰非今世之所希。孰為使余歎歎。而不可禁也。夫唐宰相如董晉亦未足言。而晉為永州纒奏愈。從事愈終始感遇語稱隴西公而不姓。後從裴度亦自謂度知已。然度亦終不引愈共天下事。自古以文學擅世名。世忌之。率不得大柄。雖有世名如世。不知。故愈躊躇發憤。大息於區區。橫以謂夫苟如橫之好士。天下將有賢於五百人者。至焉。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

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歔而不可禁余既
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
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
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
子於劔鏗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
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
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
有耿光跼陳辭而薦酒魂髮髯而來享

享羅池第三十四

晁氏曰享羅池者韓愈之所作也愈善
柳宗元宗元為柳州刺史且死語其所
常與遊者曰吾謫於此與若等相好也
明年吾當死死而為神若等祠我如期
而歿為羅池神且能動於靈響愈傷宗
元為銘以實其事自唐史臣非之夫神
不可知孔子也愈不語雖然此非銘
羅池神文也愈不語雖然此非銘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侯之船兮
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
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嘖以笑鵝之
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
游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

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
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
乾杭稌充羨兮地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
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琴操第三十五

是氏曰琴操者韓愈之所作也愈博學
羣書音辭奧義如取諸室中物以其所
涉博故能約而為此也夫子於三百
篇皆弦歌之操亦弦歌之辭也其取與
幽眇怨而不言最近離騷離騷本古詩
之衍者至漢而衍極故離騷亡琴操與
詩賦同出而異名蓋衍復於約者惟約
去古不遠然則後之欲為離騷者惟約

猶近之十操取其四以近
楚辭其刪大首者詩也

將歸操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

秋之水分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
其淺兮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
而悔兮將安歸尤歸兮 無與石鬪兮無

應龍求

龜山操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從
望龜山而作

龜之氣兮不能雲雨龜之耕兮不中梁柱龜

之大兮祗以奄魯知將隳兮哀莫余伍周公
有思兮嗟余歸輔

拘幽操文王姜里作

目窈窈兮其凝其盲耳聾

聽不聞聲朝

不日出兮夜不見

無無知兮為死

為生嗚呼臣罪

言兮天王聖明

殘形操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

有獸維狸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
知吉凶何為兮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識者

其誰

楚辭後語卷第四終

楚辭後語卷第五

招海賈文第三十六

不	諷	如	世	居	之	易	士	行	險	以	微	幸	鄉	常	產	之	崎	嶇	亦	以
遠	樂	而	我	不	上	黨	亦	奇	地	宗	故	鄉	常	產	之	崎	嶇	亦	以	
禍	於	不	海	大	泊	齋	論	八	方	易	位	魚	龍	神	怪	其				
義	皆	不	若	楚	國	之	害	故	大	無	所	不	往	又	於	將	從	已	精	志
元	晁	氏	所	曰	招	海	賈	文	者	唐	柳	州	刺	史	柳					
而	所	不	依	欲	乘	雲	騎	龍	遨	遊	八	極	於	楚	榜	史	柳			
神	離	散	四	方	上	下	無	所	不	往	又	於	將	從	已	精	志			
虎	豹	怪	物	之	害	故	大	無	所	不	往	又	於	將	從	已	精	志		
皆	不	若	楚	國	之	害	故	大	無	所	不	往	又	於	將	從	已	精	志	
義	蓋	取	諸	此	也	言	賈	尚	不	可	為	而	雖	變	其					
於	不	測	孰	與	上	黨	易	野	出	入	無	虞	而	可						
樂	我	不	復	不	如	已	故	鄉	常	產	之	崎	嶇	亦	以					
遠	而	不	復	不	如	已	故	鄉	常	產	之	崎	嶇	亦	以					
諷	如	世	居	之	易	士	行	險	以	微	幸	鄉	常	產	之	崎	嶇	亦	以	

楚辭後語卷第五

楚辭後語卷第五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
盪泊兮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滄
茫無形兮往來遽卒陰陽開闔兮氛霧滂渤
君不返兮逝恍惚舟航軒昂兮下上飄鼓騰
趨嶢嶸兮萬里一覩萃入泓坳兮視天若畝
奔螭出朴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更笑迭
怒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為
黑齒棧齧鱗文肌三角駢列耳離披反
牙踔欽崖蛇首豨鬣虎豹皮

嬉臭腥百里霧雨瀰君不返

蓄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鯨

畏淫淫嶷嶷君不返兮卒自賊怪石森立溼

重淵高下迺置滔危顛崩濤搜䟽剡戈鋌君

不返兮晷沉顛其外大泊汙齋淪終古廻薄

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

東極傾海流不屬泯泯超忽紛盪沃殆而一

跌兮沸入湯谷舳艫霏解梢若木君不返兮

魂焉薄海若畜貨號風雷巨鼇領首立山頽

猖狂震虜翻九垓君不返兮縻以摧咨海賈
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苦而以
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蹈蹂厚土堅無虞
岐路脉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
睨神自如撞鍾擊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
須膠鬲得聖捐鹽魚范子去相安陶朱呂氏
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謨煮鹽大治九
卿居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
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謚為

賈尚不可為而又海是圖死為
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懲咎賦第三十七

晁氏曰懲咎賦者柳宗元之所作也貞
元十九年宗元為監察御史襄行時年
三十三矣王叔文韋執誼用事二人奇
其才引納禁中與計議擢禮部員外郎
欲大用之俄而叔文敗宗元與劉禹錫
等七人俱貶而宗元為永州司馬元和
十年乃徙柳州刺史以卒初宗元竄斥
崎嶇蠻瘴間堙坳感鬱一寓於文為離
騷數十篇懲咎前者悔志也其言曰苟余
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頽後之君子
欲成人之美
者讀而悲之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汗
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爲尤始余學而觀古兮
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爲可考兮追駿步而
遐游潔誠之既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
陳以繫縻兮邀堯舜與之爲師上睢盱而混
茫兮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
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
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
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

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
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訂謨以植內兮欣余
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書兮謂炯然而不惑
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
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爲服讒妬構而不戒兮
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
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
退而保已兮惜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
兮衆呀然而互嚇進與退吾無歸兮其脂潤

乎鼎鑊幸皇鑒之明宥兮纍郡印而南適惟
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謫既明懼乎
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
兮類麀鹿之不息凌洞庭之泮泮兮沂湘流
之汙汙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遭日
霾曠以昧幽兮黜雲涌而上屯暮屑宰以淫
雨兮聽嗷嗷之哀援衆鳥萃而啾號兮沸洲
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
魂攢欒奔以紆委兮束洶湧之崩湍畔尺進

而尋退兮盪洄汨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兮
羈纍焚以縈纏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
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亟死而生為逾再
歲之寒暑兮猶貿貿而自持將沈淵而隕命
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
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為
孤囚以終世兮長拘攣而輾軻曩余志之脩
騫兮今何為此疾也夫豈貪食而盜名兮不
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之所宜蔽

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轅
之無撓兮行九折之峩峩却驚棹以橫江兮
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
既多苟餘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死蠻
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為偶
兮諒天命之謂何

閔生賦第三十八

晁氏曰閔生賦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宗
元雅善蕭儂在江嶺間貽書言情云宗
元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
今天子定都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

與四五子者淪陷如此豈非命歟然居
治平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
盡忘此蓋以叔文輩為罪人頑人謂已
恥辱雖在困事常云尔者然悔厲極矣
其曰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
尤蓋自以生之不幸喪志而為此云

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氣沈鬱以
杳眇兮涕浪浪而常流膏液竭而枯居兮魄
離散而遠遊言不信而莫余白兮雖遑遑欲
焉求合喙而隱志兮幽默以待盡為與世而
斥繆兮固離披以顛隕騏驥之棄辱兮驚駘
以為騁玄虬蹶泥兮畏避鼃鼃行不容之崢

嶠兮質魁壘而無所隱鱗介槁以橫陸兮鳴
嘯羣而厲吻心沈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
愍肆余目於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波滄溢
以不返兮蒼梧鬱其蜚雲重華幽而野死兮
世莫得其爲真屈子之惰微兮抗危辭以赴
淵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吾生之藐艱列往則
以考已兮指斗極以自陳登高崑而企踵兮
瞻故邦之殷鑠山水浩以蔽虧兮路蕭勃以
揚氛空廬頽而不理兮翳丘木之榛榛塊窮

老以淪放兮匪魑魅吾誰鄰仲尼之不惑兮
有垂訓之暮言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
勇乎黜賁顧余質愚而齒戕兮宜觸禍以玷
身知徙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噫禹
績之勤備兮曾莫理夫茲川殷周之廓大兮
南不盡夫衡山余囚楚越之交極兮邈離絕
乎中原壤汙潦以墳沕兮蒸沸熱而恒昏戲
鳧鶴乎中庭兮蒹葭生於堂筵雄虺蓄形於
未杪兮短狐伺景於深淵仰矜危而俯慄兮

弭日夜之拳孿慮吾生之莫保兮忝代德之
元醇孰眇軀之敢愛兮竊有繼乎古先明神
之不欺余兮庶激烈而有聞冀後害之無辱
兮匪徒蓋乎曩愆

夢歸賦第三十九

晁氏曰夢歸賦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宗
元既貶悔其年少氣銳不識幾微又幽
不還復貶其所知許孟容書其略云生
身一敗萬事瓦裂墳墓不掃宅三易主
恐一日死曠墜先緒意託孟容以少北
者故作夢歸賦初言覽故都喬木而悲
中言仲尼欲居九夷老子適戎以自釋
末云首丘鳴號示終不忘其舊當世憐

之然衆畏其才
高竟廢不復云

雁擯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爲歸精氣注以
凝洵兮循舊鄉而顧懷夕余寐于荒陬兮心
慊慊而莫違質舒解以自恣兮息惰翳而愈
微歛騰踴而上浮兮俄澠漭之無依圓方混
而不形兮顛純白之霏霏上茫茫而無星辰
兮下不見夫水陸若有鉢余以往路兮馭儼
儼以回復浮雲縈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
風纏纏以驚耳兮類行舟迅而不息洞然於

以瀰漫兮虹蜺羅列而傾側橫衝颯以盪擊
兮忽中斷而迷惑靈幽漠以滯汨兮進悵悵
而不得白日邈其中出兮陰霾披離以泮釋
施岳瀆以定位兮牙參差之白黑崩騰上下
以惴惴兮聊按行而自抑指故都以委墜兮
瞰鄉閭以脩直原田蕪穢兮崢嶸榛棘喬木
摧解兮垣廬不飾山岵岵以崑立兮水汨汨
以漂激魂恍恍若有亡兮涕浪浪以隕軾類
曠黃之駢漠兮欲周流而無所極紛若喜而

怡凝兮心迴牙以壅塞鍾鼓惶以戒旦兮陶
去幽而開寤冒蔚蒙其復體兮孰云桎梏之
不固精神之不可再兮余無蹈夫歸路偉仲
尼之聖德兮謂九夷之可居惟道大而無所
入兮猶流游乎曠野老聃遁而適戎兮指溥
茫以縱步蒙莊之恢怪兮寓大鵬之遠去苟
遠適之若茲兮胡爲故國之爲慕首立之仁
類兮斯君子之所譽鳥獸之鳴號兮有動心
而曲顧膠余哀之莫能捨兮雖判析而不悟

列茲亭以往復兮極明昏而告愬

弔屈原文第四十

晁氏曰弔屈原原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原沒賈誼過湘初為賦以弔原至揚雄亦為文而頗反其辭自嶠山投諸江以弔之誼愍原忠逢時不祥以比鸞鳳周鼎之竄棄雄則以義責原何必沉身二人者不同亦各從志也及宗元得罪與昔人離諛去國者異太史公所謂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世者故補之論宗元之弔原殆困而知悔者其辭慙矣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擘蘅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

陳辭而有明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裘牝雞伊憂兮孤雄束咮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董喙以為羞兮焚棄稷黍行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攘折火烈兮娛嬉笑語讒巧之嘒嘒兮惑以為咸池便媚鞠恧兮美愈西施謂謨言之怪誣兮反寘瑱而遠違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為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鉞石而從之仲

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
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
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
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
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
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悞兮滔
大故而不貳沉璜瘞珮兮孰幽而不光荃蕙
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
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

睚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
霍雷電兮苟爲是之荒茫耀姱辭之曠朗兮
世果以是之爲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
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忠
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芊爲屈之幾
何兮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爲仕兮庸有
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
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
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弔長弘文第四十一

晁氏曰弔長弘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
長弘字叔周靈王之賢臣為劉文公之
屬大夫敬王十年劉文公與弘欲城成
周使告于晉魏獻子泣政悅長弘而與
之合諸侯于狄泉衛處溪曰長弘其不
歿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
及范中行難周人殺長弘莊周云長
弘胎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蓋語其忠
誠然也宗元哀弘
之以忠死故弔云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為
侯威強逆制兮鬱命轉幽疹蠱膠密兮肝膽
化仇姦權蒙貨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

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軀以抑嵩
高坻陟兮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
為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
炳烈兮王不寤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怛
就制乎強國松柏之斬刈兮翁茸欣植盜驪
折足兮罷駑抗臆鷙鳥之高翔兮孽狐喘而
不食竊畏忌以羣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
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傲
兮茲固蹈殆而違安殺身之匪予戚兮閔宗

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
嫉虜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爲謾姑舍道以
從世兮焉用夫考古以登賢指白日以致憤
兮卒頽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黠寥廓
而殄絕竭馮雲以壯愬兮終冥冥以鬱結欲
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汨涸其不
化兮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
之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
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
與爲友比干之以仁類兮緬遼絕以不羣伯
夷殉潔以莫怨兮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
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
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
兮敬弔忠甫

弔樂毅第四十二

晁氏曰弔樂毅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
樂毅其先曰樂羊燕昭王以子之之亂
而齊大敗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
報齊也趙先禮郭隗而教往委質焉以
爲上將軍下齊七十餘城田單之教
畏誅遂西降趙以書遺燕惠王曰臣聞

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聖
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宗元
傷毅之有功而不見知而以謫廢也故弔云

大厦之騫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棄
之嗚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
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狂顛傍徨燕復
為齊兮東海洋洋嗟夫子之專直兮不慮後
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
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
能兮無以惡是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悃款兮

誠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與兮彌億載而愈
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跼陳辭
以隕涕兮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
言余心之不減

乞巧文第四十三

晁氏曰乞巧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傳
曰周鼎鑄倕而使吃其指先王以見大
巧之不可為也故子貢教抱甕者為桔
槔用力少而見功多而抱甕者羞之夫
鳩不能巢拙莫比焉而屈原乃曰雄鳩
之鳴逝兮吾猶惡其佻巧原誠傷世澆
偽固詆拙以為巧意昔之不然者今皆
然矣甚之也柳宗元之作雖亦閱時奔

驚、要歸諸原然
宗元愧拙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饗餌馨香蔬果
交羅挿竹垂綬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
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
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
目開种組絳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
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
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偃
僕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

聞天孫專巧于天。轆轤璇璣經緯星辰能成
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
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不貞卜於玄龜
將蹈石梁款天津。儷于神夫于漢之濱。兩旗
開張中星曜芒。靈氣翕歔茲辰之良。幸而弭
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
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
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
于垤。蝸休于殼。龜鼈蠃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

靈進退唯辱仿佯為狂局束為諂吁吁為詐
坦坦為柔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
倒逢嘻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
抵巇中心甚憎為彼所竒恐仇佯喜悅譽遷
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惕疑
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抃嘲似傲貴者落齒臣
旁震驚彼且不取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
縮慙彼則大喜臣若效之賾怒叢已彼誠大
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狴臣到百步

喉喘顛汗睚眦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
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涂昏險擬步
如漆左低右昂鬪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
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
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玷黜沓
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怒默測憎憐搖唇
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
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
喑抑銜冤孽毗流血一辭莫宣胡為賦授有

此竒偏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吟弄
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
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
噐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
羅萬金。不鬻弊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曠
頰蹙。喙唾胃歐。大赧不歸。墳恨低首。天孫司
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
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
方心規以大。圓枝去訥。舌納以工。言文詞婉。

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鬣。
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獨何人。長
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
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囊朱裳。手持絳節。
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
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
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為汝。唯知耻諂。貌淫
詞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
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大。失不汗卑。凡

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
天之所命不可中華泣拜欣受初悲後憚袍
拙終身以死誰傷

畦徑与送窮文相類

憎王孫文第四十四

鬼氏曰憎王孫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
離騷以虬龍鳳凰託君子以惡禽臭物
指讒佞而宗元做之焉

湘水之泐泐兮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後瘁兮
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獲環行遂
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

不賊旃跳踉叫囂兮衝日宣斷外以敗物兮
內以爭羣排鬪善類兮譁駭披紛盜取民食
兮私已不分充嗛果腹兮驕傲驩欣嘉華美
木兮碩而繁羣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
兮更怒喧居民獸苦兮號穹旻王孫兮甚可
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獲之仁兮受逐不
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做廉來同兮聖囚禹稷
合兮凶誅羣小遂兮君子遠大人聚兮孽無
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既兆其盈虛伊細

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
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楚辭後語卷第五終

楚辭後語卷第六

幽懷賦第四十五

晁氏曰幽懷賦者唐山南節度使李翱
之所作也翱從韓愈為文章見推當時
性鯁直議論不能下人仕不得志鬱鬱
無所發面斥宰相李逢吉坐此不振故
翱自叙云其交有相歎者賦幽懷以吞
之昔歐陽文忠公嘗云始余讀翱復性
書曰此持中庸之義疏耳不作可焉意
翱持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耳最後
讀幽懷賦云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
以嗟卑視余心之薄韓愈不及翱賦以
非乃始大息至薄韓愈不及翱賦以謂
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耳
又云翱怪神堯以天下取河北為憂曰
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為憂曰嗚呼

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為
翔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

哉其重若是
故附見於此

衆囂囂而雜處兮咸嗟老而羞卑視予心之
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儻中懷之自得兮終
老死其何悲昔孔門之多賢兮惟回也為庶
幾起羣情以獨去兮指聖域惟高追固簞食
與瓢飲兮寧服輕而駕肥望若人其何如兮
慙吾德之纖微躬不田而飽食兮妻不織而
豐衣援聖賢而比度兮何僥倖之能希念所

懷之未展兮非悼已而陳私自祿山之始兵
兮歲周甲而未夷何神堯之郡縣兮乃家傳
而自持稅生人而育卒兮列高城以相維何
茲世之可久兮宜永念而遐思有三苗之逆
命兮舞干羽以來之惟形德之既修兮無遠
邇而咸歸當高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羸師
能順天而用衆兮竟掃寇而戡隋况天子之
神明兮有烈祖之前規刻弊政而還本兮如
反掌之易為苟廟堂之治得兮何下邑之能

遠哀予生之賤遠兮包深懷而告誰嗟此誠
之不達兮惜此道而無遺獨中夜以潛歎兮
匪吾憂之所宜

書山石辭第四十六

書山石辭者宋丞相荆國王文公安石
之所作也公遊舒州山谷書此詞於澗
石蓋非學楚言者而亦非今人之語也
是以談者尚之

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園欲窮原而不
得竟悵望以空歸

寄蔡氏女第四十七

寄蔡氏女者王文公之所作也公以文
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已
任被遇

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
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公乃汲汲以財利
兵革為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
強矣使天下之人喟然喪其樂生之心

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宣之
際而禍亂極矣公又以女妻蔡卞此其
所予之詞也然其言平淡簡遠脩然有
出塵之趣視其平生行事心術略無豪
髮肖似此夫子所以有於予改是之歎
也歟鼂氏錄其少作兩賦而獨遺此蓋
不可曉故今特收采而并著其本末亦
使讀者無疑於宜陵絕命之章云

建業東郭望城西堠千嶂承宇自泉遶雷青

遙遙兮繩屬綠宛宛兮橫逗積李兮縞夜崇
桃兮炫晝蘭馥兮衆植竹娟兮常茂柳葦綿
兮含姿松偃蹇兮獻秀鳥跂兮下上魚跳兮
左右顧我兮適我有班兮伏獸感時物兮念
汝遲汝歸兮攜幼

我營兮北渚有懷兮歸女石梁兮以苦蓋綠
陰陰兮承宇仰有桂兮俯有蘭嗟女歸兮路
豈難望超然之白雲臨清流而長歎

服胡麻賦第四十八

服胡麻賦者翰林學士眉山蘇公軾之
所作也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歐
陽文忠公南豐曾公鞏與公三人相繼
迭起各以其文擅名當世然皆傑然自
爲一代之文於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
者獨公自蜀而東道出屈原祠下嘗爲
之賦以詆楊雄而申原志然亦不專用
楚語其輯之亂乃曰君子之道不必全
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區區獨爲
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夫我何
悲子所安兮是爲有發於原之心而其
詞氣亦若有冥會者它詞則唯此賦爲
近於橘頌故錄其篇云

我夢羽人頽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喬
松千尺老不僵兮流膏入土龜蛇藏兮得而
食之壽莫量兮於此有草衆所嘗兮狀如狗
蠃其莖方兮夜炊晝曝久乃臧兮伏苓爲君
此其相兮我興發書若合符兮乃淪乃烝其

且腴兮補填骨髓流髮膚兮是身如雲我何
居兮長生不死道之餘兮神藥如蓬生爾廬
兮世人不信空自劬兮搜扶異物出怪迂兮
槁死空山固其所兮至陽赫赫發自坤兮至
陰肅肅躋於乾兮寂然反照珠在淵兮沃之
不滅又不燔兮長虹流電光燭天兮嗟此區
區何與於其間兮譬之膏油火之所傳而已
耶

毀壁第四十九

毀壁者豫章黃太史庭堅之所作也庭
堅以能詩致大名而尤以楚辭自喜然
以其有意於竒也秦甚故論者以為不
詩若也獨此篇為其女弟而作蓋歸而
失愛於其姑死而猶不免於水火故其
詞極悲哀而不暇於為作乃為賢於他

語云

毀壁兮墮珠執手者兮問過愛憎兮萬世一
軌居物之患兮固常以好為禍羞桃荊兮飯

汝有席兮不嬪汝坐歸來兮逍遙采芝英兮
禦餓淑善兮清明陽春兮王冰疇於世兮天
脫其纓愛胥人兮生冥冥棄汝陽侯兮遇汝
曾不如生未可以去兮殆其雛嬰衆雛羽翼
兮故巢傾歸來兮逍遙西江浪波何時平山
泔泔兮猿鶴同社瀑垂天兮雷霆在下雲月
為晝兮風雨為夜得意山川兮不可繪畫寂
寥無朋兮去道如咫彼幽坎兮可謝歸來兮
逍遙增膠兮不聊此暇卒章疑有誤字

秋風三疊第五十

秋風三疊者原武邢居實之所作也居
實恕子自少有逸才大為蘇黃諸公所
稱許而不幸蚤死其為此時年未弱冠
然味其言神會天出如不經意而無一
字作今人語同時之士號稱前輩名好
古學者皆莫能及使天壽之則其所就
豈可量哉

秋風夕起兮白露為霜草木憔悴兮竊獨悲

此衆芳明月皎皎兮照空房晝日苦短兮夜
未央有美一人兮天一方欲往從之兮路渺
茫登山無車兮涉水無航願言思子兮使我
心傷

秋風淅淅兮雲冥冥鷓鴣晝號兮蟋蟀夜鳴
歲月徂邁兮忽如流星少壯幾時兮老冉冉
其相仍展轉反側兮從夜達明悵獨處此兮
誰適爲情長歌激烈兮涕泣交零願言思子
兮使我心怦

秋風浩蕩兮天宇高羣山逶迤兮溪谷寂寥
登高望遠兮不自聊駕言適野兮誰與遊遨
空原無人兮四顧蕭條猿狖與伍兮麋鹿爲
曹浮雲千里兮歸路遠遙願言思子兮使我
心勞

鞠歌第五十一

鞠歌者橫渠張夫子之所作也自孟子
沒而聖學不得其傳至是蓋千有五百
年矣夫子蚤從范文正公受中庸之書

中歲出入於老佛諸家之說左右采獲
十有餘年既自以為得之矣晚見二程
夫子於京師聞其論說而有警焉於是
盡棄異學醇如也嘗見

神宗顧問治道之要即以漸復三代為
對退與宰相議不合因謝病歸著訂頑
正蒙等書數萬言間閱古樂府詞病其
語卑乃更作此以自見并以寄二程云
鞠歌胡然兮邈余樂之不猶宵耿耿其不寐

兮日孜孜焉繼余乎厥脩并行惻兮王收曷
賈不售兮阻德音其幽幽述空文以見志兮
庶感通乎來古寡昔為之純英兮又申申其
以告鼓弗躍兮麾弗前千五百年兮寥哉闊
焉謂天實為兮則吾豈敢嗟審已茲乾乾

擬招第五十二

擬招者京兆藍田呂大臨之所作也大
臨受學程張之門其為此詞蓋以寓夫
求放心復常性之微意非特為詞賦之

楚辭後語卷六
流也故附張呂之言以為是書之卒章
使游藝者知有所歸宿焉

上帝若曰哀我人斯資道之微肖天之儀神
明精粹降爾德兮予無汝欺視聽食息皆有
則兮予何敢私顧弱喪以流徙返故居兮謬
迷圜豚放馳散無適歸蟻慕羊羶聚附弗離
予哀若時魂莫予追乃命巫陽為予招之陽
拜稽首敢不祗承上帝之耿命退而招之以
辭辭曰魂乎來歸魂無東大明朝生兮啓羣

蒙萬物搖蕩兮隱以風遷流正性兮失厥中
魂兮來歸魂無南離明獨照兮萬物瞻文章
煥發兮不可緘夸淫侈大兮志弗厭魂兮來
歸魂無西日入昧谷兮草木萎實落材成兮
雖有時志意彫謝兮與物衰魂兮來歸魂毋
北幽都闇黯兮深蔽塞歸根獨有兮專靜默
有心獨藏兮吝為德魂乎來歸魂無上清陽
朝徹兮文惚恍絕類離羣兮入無象杳然高
舉兮極驕亢魂兮來歸魂毋下素位安行兮

以時舍沉濁下流兮其土苴固哉成形兮不知化魂兮歸來反故居盍歸休兮復吾初範博厚以為宮兮戴高明以為廬植大中以為常產兮蘊至和以為厨動震雷以鼓昕兮守良山以止隅秉離明以為燭兮御巽風以行車守吾坎以禦悔兮開吾兌以進趨資糧械器惟所用兮何物之不儲四方上下惟所之兮何適而非塗雖備物以致用兮廓吾府而常虛縱奔駑以終日兮燕吾居而晏如惟寔惟寂疑有疑無其尊無對其大無餘曷自苦兮一方拘魂兮來歸反故居

楚辭後語卷第六終



楚辭後言卷六

十一

